

从手艺中长出来的生命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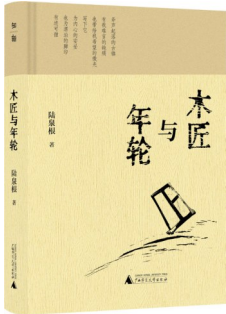
——读《木匠与年轮》有感

□房小铃

展读陆泉根的散文集《木匠与年轮》，仿佛捏着一张泛黄的旧车票，票根上写着江苏里下河那个名为大邹的古镇，目的地是一个木匠父亲沉默的一生。陆泉根将父亲形象安放在一个“物”的秩序中，让斧头、刨子、磨石、草垛、水缸等日常器物，成为记忆的容器、情感的载体与时代的证词。这部散文集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找到了让苦难获得新生的路径——那些被父亲手掌反复摩挲过的器物，最终都成了时间的纪念碑。

全书以江苏里下河大邹古镇为背景，四十九篇散文分为“匠骨·年轮”“炊烟·节气”“巷陌·胎记”“虫洞·光阴”四辑。这一结构本身便暗含了一种精密的精神赋形系统，从个体生命到家族记忆，从空间风物到时间流逝，最后凝结为一个完整的“精神场域”。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得主庞余亮在序言中对陆泉根的创作方法论进行深刻揭示，“他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了木料，斫，刨，凿，锯，是的，还有锯，最为暴力的是锯。不管同不同意，命运总是在锯断我们的梦想、锯断我们的日子，所有的呐喊都会化为沉默的锯屑，但我们还是需要像苦楝树一样坚持”，这些修辞上的类比，揭示了这部散文集的本体论根基，陆泉根以“手艺”的姿态主动介入记忆，将散落的生命碎片在文字的榫卯中重新装配为稳固的美学结构。在这种“打造”过程中，粗粝的生活并未被磨去棱角，每一次斫削、刨平、凿穿与锯断，都让生命以自身固有的纹理重新挺立，完成了对消逝之物的文学救赎与存在论层面的赋形。

斧头是贯穿全书的意象系统中最具精神重量的支点，它既是父亲身份的图腾，也是整部散文集赋形逻辑的核心象征。《斧头》一篇开宗明义：“斧头是木匠的门面。”这把榉木柄的单刀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陆泉根
《木匠与年轮》

斧，在父亲的生涯中承载着三重功能：它是养活一家七口的生计工具，是父亲尊严的物化标志，是父子之间精神对话的中介。父亲磨斧头时“一手握着斧柄，一手压着斧身，来回磨着，动作轻盈娴熟”，用拇指试探刀口时“小心翼翼，然后迎着光亮，吹口气，左看右瞅，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这些细节描写之所以具有超越个人记忆的感染力，陆泉根捕捉到父亲与斧头之间那种相依为命的共生关系。当父亲晚年病重，“斧刃卷了，还豁了几个小口”，这把曾经所向披靡的斧头与它日渐衰弱的主人形成互文，构成了中国乡土社会中朴素的劳动伦理镜像，人通过物来确证自身的存在，物的衰朽即人的衰朽，物的退场即一个时代的转身。而陆泉根以文字为那柄锈蚀的斧头重新开刃，使其在修辞的锻造中获得了美学层面的复活，既是对父亲生命史的重构，也是对消逝的手艺文明的致敬。

如果说“年轮”是时间的刻度，那么“钝痛”便是生命的刻痕。书中反复出现“钝痛”一词，是理解这部作品伦理深度的真正钥匙。父亲的人生轨迹充满了被动的断裂：从独立木匠到锯木厂工人，从退休后被挖角到金融风暴中失业，从做寿材的体面到打零工的窘迫，每一次转折都伴随着尊严的磨损与

身份的异化。《半月磨石》中那句“磨石原本是好磨石，就像父亲原本是好木匠，是生活让他远离了斧头锯子，四处打杂工，什么赚钱做什么。”构成了全书的精神题眼。这种“远离”除了空间的位移，还有存在方式出现质变，例如父亲被迫从一个创造者降格为生存者，手艺不再是生命意志的表达，而沦为肉身存续的燃料。但陆泉根并未停留于对苦难的倾诉，他让物象自己开口说话：磨石中间凹下去的弧面，斧刃上的豁口，老屋水杉树上飞走又飞回的麻雀等来折射父亲的辛勤与忙碌。这种“以物写痛”的叙事策略，比任何直抒胸臆都更具精神穿透力。

父亲的形象在这种持续的“远离”与磨损中，经由叙事的多重折射，逐渐沉淀出丰厚的精神纵深。全书反复回响的“巧匠手里无弃材”，最初是父亲对待木料的经验总结，后来内化为他对待人生的哲学。这种从手艺中生长出来的生命智慧，构成了全书的核心伦理命题。真正的生命成长无法被压缩，正如树木的年轮不能靠加速来伪造。父亲的伟大不在于他多么迅速地扭转了家庭的命运，而在于他以一生的慢工夫，为子女的“晚熟”提供了庇护与等待。

合上书本，陆泉根为濒临贬值的乡土经验完成了叙事层面的审美救赎。那些被斧头劈开的年轮里，藏着一个时代的沉默与尊严，也藏着一整套被发展话语所遮蔽的生活伦理。当父亲的那把斧头最终锈蚀在厨房角落时，陆泉根以笔为铢，在文字中完成了对消逝之物的存在论赋形。他让我们看见，那些被时间磨损的器物从未真正消失，它们只是从物理空间迁入了记忆的场域，从劳动工具转化为意义的载体。正如父亲那柄斧头，最终在书页间完成了它最后的榫卯。

在最小的半径里，活出最深的辽阔

□刁李娟

收到同门师姐张炎琴寄来的散文集已是晚上，我窝在沙发里，本打算先翻阅几页，没承想一口气看了大半本，抬眼时已过11点。

师姐是一名教师，课余坚持写作，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此书是她的处女作，2025年4月由文化发展出版社推出，选择了已发表的90多篇副刊文。有“深思难忘”“人间牵绊”“自得其乐”“万物有灵”“四方食事”“千载诗情”6辑。

序言中，评论家红孩说，张炎琴的写作半径是他所见过作家中“最短的一个”，没有远方，没有宏大命题。书写的不过是父母家人、一草一木，三餐四季，即便是“千载诗情”一辑，也满是烟火气。三个人物在书中出现最多：沉默隐忍的父亲，守着灶台的母亲，还有天真纯粹的女儿。有时着墨并不多，可几笔下去，人就立住了。

写父母的文章，我读得最慢。

母亲突发脑溢血离世，从未落泪的父亲“像个孩子一样瘫坐在地上，眼泪鼻涕倾泻而出……眼泪从布满老茧的手指间流了下来，滴在脖子上、胸膛

上、地上”。一个“滴”字写尽了悲伤。相比那些华丽的悼亡文字，这样写得粗糙，但真实地将痛到骨子里的悲伤戳入心地描摹了下来。

也写父母相伴的日常，母亲跳完广场舞，父亲贴心地递上毛巾，拧开水壶。过马路时，父亲自然牵起母亲的手。作者只写了一句感悟，“看着他们白发苍苍的样子，觉得岁月虽无情，但父母感情依旧让人羡慕。”不拔高，不升华，只是在旁边看了一眼。但这一眼却让我想起我的父母，他们也如此。《纯真如你》一文中，女儿随口一句，“妈妈，我陪你坐一会儿。”便吹散妈妈一整天的焦虑。有老有小，有悲有暖，让全书的情感真实而饱满。

“四方食事”和“万物有灵”两辑写吃食和草木。她没写山珍海味，只记录灶台上的热气，餐桌边家人的闲聊。还写峭壁上一株不知名的野花，在石缝里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看着看着，她就悟出：生命不必追逐太多喧哗，守住自己的节奏就是圆满。不觉得有什么突兀，因为我跟着文字走了一遍台阶，看了一遍那朵花，自然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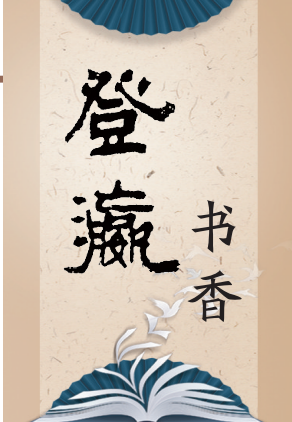
品出其中的滋味。

“千载诗情”是我翻得最快，却又回头读得最多的一辑。她不掉书袋，不弄诗词鉴赏那一套。有时某句诗让她想起某个黄昏，某段词让她忆起一位故人，于是，把古人的离愁、豁达拉进日常来对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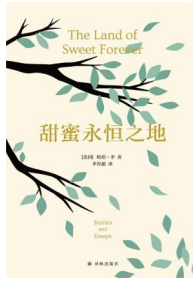
此书也有局限，取材确实窄，自始至终在家庭、校园、乡土小景等场地打转，而且副刊文大抵是开头引一件事，中间慢慢讲，结尾升一个情理之中的华。但话说回来，或许这种写作方式的天然属性就是短小、轻盈、及时，像每天的茶点，不求饕餮盛宴，只求片刻清欢。

在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向往远方的壮丽风景，而往往忽略身边的一碗热汤，亲人的一次叮嘱，窗边的一朵花开，而此书恰恰是在“最小的半径里”写出了最深的辽阔。

合上书页，鼻尖仿佛萦绕着文字的淡淡香气。她写栀子花“三三两两绽放在枝头，淡淡的香味随风飘散”。花不急着开满一树，人也不必活成所有人期待的样子。



新书推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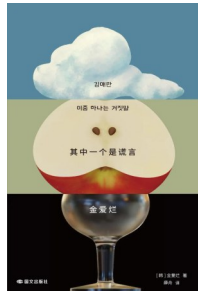


版本：译林出版社
主编：哈珀·李
《甜蜜永恒之地》

审视成人世界

1960年《杀死一只知更鸟》令南方作家哈珀·李一举成名。2025年她的遗作集《甜蜜永恒之地》出版，展露其创作底色。这本书梳理出她完整创作脉络，书中场景、人物与孩童审视成人世界的叙事，均与前作呼应。写作于她并非炫技，而是和自我、故土、历史对话，书名象征她一直推崇的正直、真诚、勇敢与共情。

凌俊



版本：国文出版社
作者：金爱烂
《其中一个谎言》

接纳平凡 坦然放下

这本书让人联想到《每个人都在与自己的无价值感作斗争》。故事讲述三位处境艰难的年轻人：孤身只有蜥蜴陪伴的智宇、因特殊能力孤僻的素莉、渴望摆脱家暴的采云，他们因游戏漫画相识，用谎言守护内心天真。金爱烂称这是关于故事的故事，伤痛是人生常态，人人藏有难言隐秘。全书没有空洞口号，接纳平凡、坦然放下亦是人生，尽显她独有的温柔。

袁欢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英格博格·巴赫曼
《三十岁》

直面大众困境

三十岁向来被视作人生分水岭，世人默认人至三十岁便该褪去迷茫、心智成熟，可很多人依旧困于生活与精神难题。巴赫曼短篇小说集《三十岁》聚焦而立之年，剖解成年人深藏的孤独、情爱与和解困境。七篇故事描摹各色人生，书写战后一代的身份崩塌、存在焦虑与情感隔阂。她文笔诗意又锋利，精准戳中大众困境，跨越时空，于当下依旧能引发读者深切共鸣。

小平